

# 《死是容易的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死是容易的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1867704

10位ISBN编号：780186770X

出版时间：2008-1

出版社：东方出版中心

作者：阮海彪

页数：21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

# 《死是容易的》

## 前言

王安忆与东方出版中心商讨出一个很好的设想，那是祝君波先生主持东方出版中心之后的事情，他们商定，为新时期以来上海专业作家的创作，出版一套代表性的丛书。安忆说，想尽量选择各位作家处于创作巅峰期的作品。当然，不是说以后就不再有更好的作品。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假如有超越巅峰之作，肯定是被热烈欢迎的好事。安忆希望，我也关注此事，于是就有了一点感慨。前些日子，我有事去五原路，那是我小时候居住的地方。忽然童心大发，决定去穿越一条小弄堂。那是从我的老家旁边通往安福路的狭窄的弄堂。让我惊讶不已的，是那条弯曲的窄弄，竟全然不顾外面世界的翻天覆地，甚至淡漠地应对身边的明显的变迁。比如，乌鲁木齐中路与安福路一带建造的众多豪华的大厦，它依然简陋而安静地蜿蜒着，那破旧的墙壁，那杂乱的树木，乃至那废弃的老井，与五十年前我读小学时几乎一样，连呼吸到的潮湿而带点霉味的空气也与半个世纪前的记忆相似，时间在这里好像凝固了。当我穿过小弄堂，面对安福路沿街高档的建筑群，据说，那是香港地产巨商的得意之作，星空下，亮丽的灯光从众多窗户喷射出来，我才长长地透过气，明白毕竟已经过去了五十个年头，我也早就从一个天真无知的少年，演变为品味过人世沧桑的感叹者。这套书的作者，有比我年长的，也有年轻几岁的，大体算同代人。听着差不多的黄浦江的涛声成长起来，体味着大同小异的上海人的甘苦走上文坛。上海，有着她的变与不变，我们也有着自己的变与不变。丛书中的小说，记录着各种各样的变，街景的变，风俗的变，时尚的变，乃至人物内心、社会世态的变等等；同样，这些小说还证明着许多的不变，梧桐树、老洋房、石库门之类，是外在的保留，上海人的精神世界，是否也有许多难以改变的基因存在？我想，肯定有不少，上海的文化可以区别于其他地方的，除了特别的方言之外，肯定相当丰富。至于比较优劣长短，那就很难简单说清楚了。文化方面的情况，当然比数学物理的公式要模糊得多。对于时代和社会的变迁，小说家们的记录，各有侧重不同。程乃珊与王小鹰均从所谓的大户人家走出来，但是，《金融家》与《丹青引》，是主旨、人物、艺术很大不同的作品；沈善增与阮海彪都在反映底层的生活，不过，其角度、思考的差距也是相当大；陈村和孙甘露，在先锋文学方面全有过引领风尚的美誉，但他们的创作特点，也真难归类。正是作家们散漫的观察与书写，把城市的画像丰富起来。作家的个性张扬与社会的前进脚步，在丛书里无意识地和谐起来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有一张照片始终很新鲜，可能是某个西方商人或旅行者拍摄的，那是一百多年前，上海刚开埠的时刻。黄浦江畔，没有高楼大厦，没有马路栏杆，只见沿江排列的帆船和连接船与陆地的长长的木跳板，泛着暗光的江水奔流不息，苦力们扛着沉重的货物艰难地跋涉在那狭窄的木板上。今天繁华的上海，源于黄浦江上的那些木跳板。我曾经为一百多年前的照片产生灵感，有过写一部小说的冲动。后来因为懒惰而没有动笔。因此我感激这套丛书的作者们记录下来的上海的昨天与前天，由此，我们还能联想到上海的明天。

# 《死是容易的》

## 内容概要

《死是容易的》主要内容：X光室在住院部，要走很长很长的路，还得穿过一条树木浓密的甬道。在没有月亮的夜里，那甬道显得特别长，树影婆娑，阴森森的。我匍在瘦小的母亲的背上，听母亲一路的抱怨，心里又恨又愧。母亲心疼化钞票，摄一张片子要四五元钱。这钱化得冤枉，正象我的病，也是冤枉的。我想，我是不应该生病的。

# 《死是容易的》

## 作者简介

阮海彪（1955～）笔名人梓。籍贯浙江绍兴，生于上海。中国作协会员。1973年上海市建光中学毕业后参加工作。1988年毕业于上海电视大学新闻系。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86年参加上海作协首届青创班。1989年为上海作协专业作家。文学创作一级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死是容易的》、《欲是不灭的》、《口吃者说鸡》、《一品香遗址台阶上的秋》，中篇小说《沉香阁》、《鼠年说鼠》、《推板》，短篇小说《心灵的弥合》、《鸽子》，散文《雨纷纷》、《我的过继生涯》、《我的奶哥们》等。《死是容易的》获第三届上海青年文学奖、1988年上海文学新人奖、上海40年优秀小说奖，《欲是不灭的》获全国奋发、文明、进步图书奖，散文《这一圈中的上海人》获《文学报》征文奖。

# 《死是容易的》

## 章节摘录

八岁那年，我已经想到过死。那时候，不知道剧烈的关节痛是出血的缘故。每次发作，母亲总说我不听话，又在哪里碰伤了。当时，医院对这病也还缺乏了解。每次急诊，医生总让我摄片。x光室在住院部，要走很长很长的路，还得穿过一条树木浓密的甬道。在没有月亮的夜里，那甬道显得特别长，树影婆娑，阴森森的。我匍在瘦小的母亲的背上，听母亲一路的抱怨，心里又恨又愧。母亲心疼化钞票，摄一张片子要四五元钱。这钱化得冤枉，正像我的病，也是冤枉的。我想，我是不应该生病的，正像这关节痛不应该摄片一样。我怀疑，摄片是医院设下的赚人钞票的圈套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心里老是不高兴。胳膊裹上绷带，端只小竹椅，坐在家门口晒太阳。母亲不许我去马路上“野”。我应该听话了，母亲为我又用去了许多钞票；再说，敷着药料的关节还在隐隐作痛，万一被那班野蛮小鬼碰了，又要痛得夜里睡不好觉。冬天的太阳真暖，真温存。它伏在人身上让人懒洋洋的，想睡觉。那时候，母亲总怀疑我得了一种奇怪的风湿病。晒太阳，可以治风湿病，大约是听她的阿奶说的。她几乎下定决心要用太阳光来治愈我的关节痛。这不需要钞票，决心下得起。于是，每次发病后，我总要接受日光治疗——近年，随着西方文化的浸染，连小学生都知道“日光浴”可以健身。可是，在二十多年前，从我一字不识的母亲嘴里道出“日光疗法”，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。

我眼怔怔看着我的小朋友们在我家门口那条还算开阔的蛋格路上“斗鸡”，在“九间楼”前那片空旷的泥地里打弹子。他们叫喊，我也在心里喊叫几声，见他们因作弊而争吵，就暗暗评判一番。有时，我也跟着他们笑，忘却了自己，忘却了自己的病。不过，我不敢大声笑。大声笑，要牵痛肿胀的关节的。太阳真好，真暖，像一床新的棉花胎。我迷迷糊糊，把头搭在竹椅的靠背上睡熟了。蒙咙中，我被两个人的问答声吵醒了。一个拎马桶的过路女人在问坐在我身边那只大竹椅上的老婆婆。老婆婆住在对面“九间楼”第五幢底层的最尽头。她的家，我只去过一次。那次，我突发奇想，想搀她过马路。过了马路，她说她亲戚送给她许多大苹果，每次出门衣兜里只能带一个，到家里正可以多拿几个。跨过一道又一道门坎，穿过弯弯曲曲的走廊，绕过水斗、井台，最后才是一个小小的天井，被周围的高房子箍着，晒不进一丝阳光。就这么一次，我再也不愿去了，哪怕她把我所有的口袋都装满最好吃的东西。那天井冷，从墙隙和石板缝里爬出一片惨白凄绿的阴冷。她的家更冷，只有一扇小小的窗。……

# 《死是容易的》

## 编辑推荐

《死是容易的》讲一个青年从小就得了一种病，经历了种种的病痛折磨，每当挣扎在生死边缘时，总会产生一种生不如死的念头，而最后终于战胜自己，坚强地活了下来。《死是容易的》告诉人们，生活是件不容易的事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和热血，但是，并不是每一个人的青春和热血都有价值和意义。要活得有意义，必须自己要努力、上进！

# 《死是容易的》

## 精彩短评

- 1、 20几年前看过，今年才收到，有点唏嘘
- 2、 图书馆乱逛时冲它名字借来的。开头有点乱，后面精彩。
- 3、 正因为死是容易的，所以我们要越发坚强的活着。。

1、 平安，多好啊。平平静静、安安宁宁，没有痛苦、没有烦恼、没有情绪波动，多好。每次大疼痛、大痛苦、大动荡以后，我的身心总会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平静中。这时，我总觉得平静才是人世间-最珍贵的。与之相比，世界上需要用平静换取的财产、名誉、地位、享受，就显得微不足道。有了平静这个可贵的极至，即使再贫穷、再低贱，也可以处之若素。细细品味来之不易的平静，我的情志就会淡泊、安宁、祥和，同时也能很公允、很豁达和宽容地看待自己、看待他人，对待人世间的万事万物。这时，我的思想、情感、谈吐举止，甚至相貌都会透出随和、大度、谦逊和与世无争的超脱。这时，我会觉得天是高远的，地是广博的，我是轻盈渺小的。然而，当这种感觉逐渐消失，也就是说，较长时间没有经受疼痛、痛苦或动荡，于是，这股祥和之气就会渐渐消失。这时，我就会把平静视为平庸，从而对此厌倦和不满。于是，我又恢复到原先那个充满七情六欲的我，一切又开始故态复萌：浮躁骚动、跃跃欲试。不久，我会再度循入大疼痛、大痛苦、大动荡的轮回；而深重的灾难会再次带来平静。由此可见，人生就是一个充彻着“动”和“静”的矛盾体；每个生命都无法逃脱这个“动和静”、“乱和治”组成的万劫不复的循环。每一“平静”包孕更大的不平静；每一“不平静”又孕育更深沉的平静。动的极至是静，静的极至是动。不管有意还是无意，不管自愿还是被迫，人类将永远无法逃脱出这个宿命的派定。我们似可从人类自己塑造的生存方式：监狱、寺庙、别墅、荷锄归隐等形式得到印证？对阮海彪的创作，作家和评论家们是十分关注的。1993年11月18日下午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作家协会联合举办了阮海彪的新作《欲是不灭的》讨论会。大家的反映是强烈的。上海作协副秘书长毛时安说：“海彪，我们大家都熟悉。他是我们作协青创班的第一批学员。从青创班前，他就开始创作了。青创班后，作为他文学的一个新起点，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。第一部是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《死是容易的》；那部作品，当时我们也在这里开过座谈会，引起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界的好评。很多读者都很关心他。在完成了《死是容易的》之后，海彪身体不好，家里居住条件也很差，但他坚持写作，很不容易。最近又拿出了这样一部长篇小说。前一部小说，他反映了作为重病的病人，与病痛、病魔作斗争的经历。这部小说反映了他生病的时候怎样失之于文学，钟情于文学，在文学道路上蹒跚而行的足迹二写得非常感人，使我们想到了以前有伤病的作家，像奥斯特洛夫斯基，像吴运铎，像其他一些作家，确实很感人，也有强烈的时代气息。”社科院评论家戴翊，对阮海彪前后两部长篇小说作了对比分析：“读了海彪同志《欲是不灭的》，我的感觉是跟第一部是不一样的。第一部非常好，但第二部比第一部高一层了。我觉得，《死是容易的》着重表现的是对死亡的搏斗，对现实和人生的思索带有一种悲怆，生活在底层的人，病者，在死神威胁之下对命运不公平的抗议，特别是对社会上的冷漠、鄙视人格践踏人格这种现象的抗议，同时表现对理解、尊重、真诚的人际关系的向往。但这部作品总的出发点就是病与死，虽然最后部分也写了怎么创作，让有限个体放射光芒。但在艺术上血肉毕竟少一些，缺少支撑。《欲是不灭的》把这个缺陷克服了，艺术得到升华。他把视角转向了对人生意义的参悟、追究，不再抗议命运了，而在于人生怎么有意义，加以彻底的参悟，所以，许多故事情节与病有关，但是主人公孜孜以求的不仅仅是求生，不仅仅超越死亡，而在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小说的内容上升到了哲学的层次。这在《死是容易的》是没有的。作为个体的人，只要实现了他的价值，而这自我价值为人类文明、人类进步是有意义的，那么这个人就把生命融合到整个人类的生命里去了。这就达到了融合到人类生命的永恒里去了。对《死是容易的》，这是一种上升了的哲学生命的人生观。这是一种超越。这是作者对自己人生矿藏不避辛苦精心挖掘的结果。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建国同志，是这部书的责任编辑。他曾拖着刚进行视网膜修补术的病体，冒着失明的危险，从北京赶到上海认真阅读阮海彪这部卅六万字的手稿，悉心给予指导。他不仅熟悉阮海彪的创作，而且了解阮海彪的家庭情况。他十分动情地讲述了阮海彪的创作情况和特色：“作为一个业余作者，确实像炸弹一样爆炸，我读他第一部作品掉了眼泪，确实冲击力很大。我读他《欲是不灭的》的时候，同样给我强烈的感觉。为了这部作品，我三次来上海。当时我在上影厂文学部通宵看这部稿子，看到有的地方，同样流了眼泪，跟第一部一样，有时睡不着觉。王安忆来看我的时候。我跟她说过。所以，这部作品同样给我强烈感觉。两部作品各有所长，但是第二部毕竟前进了一步，毕竟有所突破；毕竟有那么动人的撼人力量。他有思考，他在第一稿时思考得比较少，在第二稿基础上，他就有所思，有所沉淀。他不限于生与死。他第一稿没有想到生命问题，第二稿才有对生命价值的思索。他比第一部作品进了一步，思想上升华了。他体验了生命的价值，这就是整个作品站起来的基



## 《死是容易的》

础。另外，从细节描写来看，从生活范围扩大来看，也是进了很大一步。这里廿四万字的小说几乎都是细节，都是生动的生活细节。送母鸡呀，买球鞋呀，学自行车呀，买紧俏货呀，等等都是很生动的。在第一部小说都没有这样展开，他不会写这么多细节。两部作品风格不一样。这部作品更加着重于细节描写，更加着重了小说的艺术形式。至于人物形象，也非常多，丰富了。大家刚才提到的尼赫鲁，小弟弟也很有意思，光耀也很有意思，后面文坛上的老师等等艺术形象都有发展。在艺术上有所前进。也很注意幽默，哲理的色彩加强。好像散，实际上是用心态流程来贯串，还是有凝聚力的。这些地方都有进展，深化。我觉得，阮海彪这样的作家，在中国是不多的，作为一个残疾人作家。刚才说到史铁生，他文化底子比较好，但他却是中短篇写得比较多，像长篇小说，连续写两篇的，还只有阮海彪一个。其他有些作者，是先有名，后有作品。我们不是照顾他，而是他真正是有了作品，才有了名。确实用他自己的作品来说话，来得到社会承认，来达到他生命的价值。”

讨论会的第二天，我冒着阴冷和霏霏细雨，去拜访了他。他家在老西门，沿街面，车来车往，十分嘈杂。我推开虚掩的门，是一间十平方米的房间。室内很简陋，清贫，没有什么陈设。可以说，是我见过的作家里最差的。一张小床，靠着一张放着书和稿的方桌，还有几个竹制的书架，横竖在屋内，全都堆满了书籍。阮海彪从床上站起身，身子骨显然不大听他使唤，很吃力地挪动着。他的外表，完全不像他的名字，只有他的毅力和信念才具有海一样彪炳的气势。在如此嘈杂如此差劣的情况下，他是如何进行写作的呢？阮海彪告诉我：“我写作是很困难的。我的病经常发。每次发病，厉害的话，要躺两三个月，有时发病，手关节、腕关节出血。一旦手关节腕关节出血，就不能拿笔。但是凭着一种信念，自己硬写，慢慢地写。有时写的时间较长的话，关节就很不舒服，疼痛得很厉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仍然坚持写作。我把自己当作正常人来写作。我对自己有要求，有标准，尽量写得好一点，像正常人很高的水准。这是我对文学对自己的要求。我写作条件比较艰苦。我的居室大约有十个平方米，沿街的，非常嘈杂。马路上车来人往，还有小贩的叫卖声，喇叭声，还有对面有一所小学铃声什么的，声音很嘈杂。我为了使自己安心下来，我整天把门窗关着。哪怕六月骄阳似火，我也把门窗紧紧关着，拉上窗帘，躲在台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写。另外，我的居室没有其他设施，只有一个自来水。我每天到母亲家里带点饭，带点剩饭剩菜到这里来。在火油炉上烧点吃。有时写得忘情的时候，也会写得很晚。近几年我身体很不好，由于写作长期伏案，病情有所恶化。去年我住了整整一年医院。身体状况不如以前。我的房间朝北，比较阴冷。冬天的时候非常阴冷。热天的时候非常闷热。你看我的台灯灯罩已经烤化了。由于我身体情况，我不能像正常人那样打开电风扇。电风扇一扇，我的关节就要出血，就要疼痛。所以电风扇只能对着墙上，用墙上的回风来使自己凉快一点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写了两部长篇《死是容易的》和《欲是不灭的》，以及其他短篇、中篇，和报告文学、散文、特写什么的。我最近在看法国大作家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他在三十岁以后就没有出过门，五十一岁逝世，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拼命搞创作，写了六卷本世界名著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我从字里行间，看出他的敏感，他的细腻，跟我的性格有点相似。所以，我在创作上有一个要求，尽可能个性化，不要像其他人一样。其他人身体是正常的，健康的，他们能欢蹦乱跳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，我不能参加。我还是开掘我原有的生活，把井挖得深深的，尽可能在井里掏出黄金来。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。我没有什么要求，没有什么嗜好，不抽烟，不喝酒。我唯一就是喜欢写写东西。当写到比较好的句子时，我感到很得意，很满足，很开心了。这，生没有多的要求，希望自己能多写点东西。死亡的利剑悬挂在我头上，什么时候掉下来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但我很珍惜每一天的生活，尽可能活得有意义。”

听了阮海彪的一席话，我不由得陷入了深深的痛苦的思索。我觉得，正如小说里所说的，他好比原始莽林中不灭的篝火，给脆弱的心灵以温暖和力量，使苍白的生命迸发出绚丽多彩的光芒。他让我进一步认识到这都小说结尾所阐发的哲理：

2、被宠爱的痛苦也确实是一种痛苦。我一旦发现禾润确实是痛苦的，便觉心中忽然有什么东西轰然倒塌了，由有什么东西在悄悄的萌生。我一直把禾润的人生看作是完美的人生，即使现在我能够理解他的痛苦，但至少从表层来说，他的人生还是够完美的。完美的人生也是痛苦的，那么我不得不对痛苦的本身发生怀疑。我一直以为我的生命充满痛苦，也惟有这一点值得我骄傲，我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，现在我也不得不对此发生怀疑。也许，痛苦是有等级的，就像地震能分等级一样。但我粗粗一想，实在找不到来区分禾润和我的痛苦的标准。我们的痛苦是无法类比的。也许，人与人的痛苦都是无法进行比较的。无法比较但都是痛苦，人生都是痛苦的，也就无所谓痛苦了。或者说每个活着的人都是了不起的，他们都在忍受着痛苦。人活着就是了不起的，人生就是伟大的。人活着不仅是为着自己那个有限的从慢痛苦的生命，他能从有限的生命创造出无限的价值来。以上是摘抄。大概

## 《死是容易的》

是大一的时候在图书馆借的一本书，很不起眼还很破旧，权当消遣。因为作者亲历，感觉很真的感情。

# 《死是容易的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